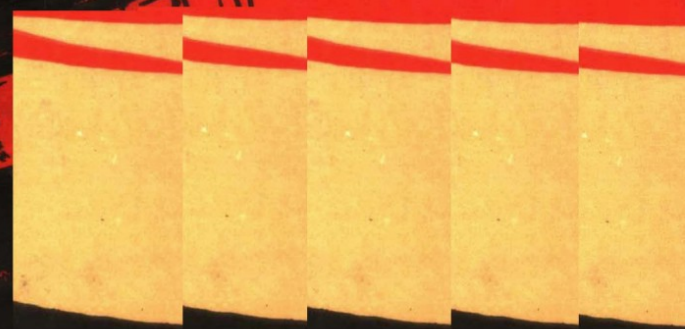


4



紅岩



紅 岩

(上册)

罗广斌 楊益言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3年·北京

第一章

抗战胜利紀功碑^①，隱沒在灰濛濛的霧海里，長江、嘉陵江匯合處的山城，被濃雲迷霧籠罩着。這個陰沉沉的早晨，把人們帶進了動蕩年代里的又一個年頭。

在畸形繁華的市區里，不管天氣如何陰冷，元旦日的街頭，還是擠滿了行人。

“賣報，賣報！《中央日報》！《和平日報》……”

赤腳的報童，在霧氣里边跑邊嚷：“看1948年中國往何處去？……看美國原子軍事演習，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

賣報聲里，忽然喊出這麼一句：“看警備司令部命令！新年期間，禁止放爆竹，禁止放煙火，嚴防火警！”

在來來往往的人流里，一個快步疾走的青年，猛聽到“火警”二字，不禁側轉頭來，注視了一下，可是報童已尋不着了，只是在人叢中傳來漸遠漸弱的喊聲：

“快看本市新聞，公教人員困年關，全家服毒，留下萬言絕命書……”

這個快步疾走的青年，名叫余新江。今天，他沒有穿工

^① 現為重慶市人民解放紀念碑。

人服，茁壯的身上，換了一套干干淨淨的藍布中山裝。濃黑的眉下，深嵌着一對直視一切的眼睛；他不過二十幾歲，可是神情分外莊重，比同樣年紀的小伙子，顯得精干而沉着。聽了報童的喊聲，他的眉頭微微聚縮了一下，更加放快腳步。兩條碩長的胳膊，急促地前後擺動着，衣袖擦着衣襟，有節奏地索索發響。不知是走熱了，還是為了方便，他把稍長一點的袖口，挽在胳膊上，露出了一長截黝黑的手腕和長滿茧巴的大手。

穿過這亂烘烘的街頭，他一再讓過噴着黑煙尾巴的公共汽車。這種破舊的柴油車，軋軋地顛簸着，發出刺耳的噪音，加上兜售美國剩餘物資的小販和地攤上的叫賣聲，倉皇皇的人力車夫的喊叫聲和滿街行人的喧囂聲，把節日的街頭，變成了上下翻滾的一鍋粥。

余新江心裡有事，匆匆地走着。可是，滿街光怪陸離的景色，不斷地闖進他的眼簾。街道兩旁的高樓大廈，商場、銀行、餐館、舞廳、職業介紹所和生意畸形地興隆的拍賣行，全都張燈結彩，高懸着“慶祝元旦”“恭賀新禧”之類的大字裝飾。不知是哪一家別出心裁的商行帶頭，今年又出現了往年未曾有過的新花樣：一條條用嶄新的萬元大鈔結連成的長長彩帶，居然代替了紅綠彩綢，從霧氣瀰漫的一座座高樓頂上垂懸下來。有些地方甚至用才出籠的十萬元大鈔，來代替比它的票面額小十倍的萬元鈔票，仿佛有意歡迎即將問世的百萬元鈔票的出台！也許商人算過帳，鈔票比紅綠彩綢更便宜些？可惜十萬元鈔票的紙張和印刷，並不比萬元的更大、更好，反而因為它的色彩模糊，倒不如萬元的那樣引人注目。微風過處，這些用“法幣”作成的彩帶滿空飛舞，嘩嘩作響。這種奇特景象似乎並不犯諱，居然不象燃放爆竹和煙火那樣，被官方明令禁止。

余新江不屑去看更多的花样，任那些“新年大贱卖，不顧血本！”“买一送一，忍痛牺牲！”的大字招贴，在凛冽的寒风中抖索。誰也知道，那些招贴贴出之前，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标签上都增加了个“0”字；而且，那些招贴的后面，誰知道隐藏着多少垂死挣扎、濒于破产的苦脸！^①

几声拖长的汽车喇叭，惊动了满街游人，也惊散了一群抢夺烟蒂的流浪儿童。这时，纪功碑顶上的广播喇叭里，一个女人的颤音，正在播唱：“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

余新江不經意地回头，只見一輛漆成白色的警备車，飞快地駛过街心，后面紧跟着几輛同样飞驰的流綫型轎車。轎車上插着星条旗，涂有明显的中国字：“美国新聞处”，这些轎車，由全副武装的軍警用警备車开路，駛向胜利大厦，去参加市政当局为“盟邦”举行的新年招待会。余新江冷眼望着一輛輛快速駛过身边的汽车，仿佛从車窗里看見了那些常到兵工厂去的美国人，这时，他的两道浓眉猛然凝聚攏来。无意中忽然发现，最后一輛汽车高翘着的屁股上，被人貼上了一张大字标語：“美国佬滚出中国去！”

“呸！”余新江向那汽车輾过的地方，狠狠地吐了一口痰。然后，穿过鬧市，繼續朝前走。

他沉着地轉过几条街，确信身后沒有釘梢的“尾巴”^①，便向大川銀行5号宿舍逕直走去。这里是邻近市中心的住宅区，路边栽滿树木，十分幽靜，新年里街面上也很少行人。他伸手按按电鈴，等了不久，黑漆大門緩緩地开了。一个穿藏青色嘜嚙西服的中年人，披了件大衣出現在門口。見了余新江，微微点头，讓他进去。关門以前，又习惯地望了望街头的动静。看得出来，这是个惯于在复杂环境里生活的

^① 指跟踪的特务。

人。

小小的客厅，經過細心布置，显得很整洁。小圆桌鋪上了台布，添了瓶盛开的腊梅，吐着幽香；一些彩色賀年片和几碟糖果，点綴着新年气氛。壁上挂的单条，除原来的几幅外，又加了一軸徐悲鴻画的駿馬。火盆里通紅的炭火，驅走了寒气，整个房間暖融融地。这地方，不如工人簡陋的棚戶那样，叫余新江感到舒暢自由，但他也沒有过多的反感。斗争是复杂的，在白色恐怖下的地下工作者，必須保卫組織和自己，工作需要，寓所主人当然应该用这种生活方式来作掩护。余新江走向靠近窗口的一张半新的沙发，同时告訴主人說：

“老甫同志，老許叫我来找你。”

“是啊，昨晚上看見对岸起了火，我就在想……”主人叫甫志高，挂好了大衣，一边說話，一边殷勤地泡茶。“你喜欢龙井还是香片？”

“都一样。”余新江不在意地回答着：“我喝慣了冷水。”

“不！同志們到了我这里，要实行共产主义，有福同享！”

甫志高笑着，把茶碗递到茶几上。他注視着对方深陷的眼眶，輕輕地拍拍他的肩头：“小余，一夜未睡吧？到底是怎样起火的？”

甫志高是沙磁区委委員，搞的是經濟工作。他关心和急切地詢問工厂的情况，却使余新江心里分外难受。小余仿佛又看見了那場熾烈的大火，在眼前毕毕剝剝地燃烧，成片的茅棚，被火焰吞沒，熊熊的烈焰，映紅了半边天。他一时沒有回答，激动地端起茶碗，大口地呷着，象是十分口渴似的。

“別着急！”甫志高流露出一种早就胸有成竹的神情，寬

解地說：“工人生活上的困難，總可以設法解決的。老許的意思，需要多少錢？”

甫志高停了一下，又親切地問：“你看報了嗎？說是工人不慎失火！”他順手拿起一張《中央日報》，指了指一條小標題，又把報紙丟開，“我看這邊另有文章！你說呢？小余。”

余新江濃黑的双眉抖動着，忍不住霍然站起來，大聲對甫志高說：“什麼失火！是特務放火！我親眼看見的。”

他記得，當他衝向火場時，遇到成群的人從火場擁來。炮廠的支部書記肖師傅，和許多同志都在那兒。兩個縱火犯被全身捆綁着押解過來。工人們早把兩個匪徒認出來了，他們是總廠稽查處的特務。

余新江象怒視着特務一樣，看着對面的粉牆。過了陣，才轉回頭告訴甫志高：“兩個縱火的特務，當場被抓住以後，供認出他們放火是奉了西南長官公署第二處的命令！”

“第二處？”甫志高一楞。“那是軍統①特務組織啊！”

怒火未熄的余新江，沒有注意甫志高的插話，他向前走了兩步，語氣里充滿了斬釘截鐵的力量：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工人的損失要敵人全部賠償！”

他知道，失火以前，長江兵工總廠各分廠，早已出現了許多不祥的跡象，開始是大批軍警開進廠區，強迫工人加班加點，後來又把炮廠工人的棚戶區劃進擴廠範圍，逼迫工人拆房搬家。現在，敵人縱火，更使鬥爭尖銳到白熱化了！長江兵工總廠所屬各分廠的工人，今天要聚集到炮廠去。盡

① 偽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成立於1932年，簡稱“軍統”，國民黨最龐大的特務組織之一。

管厂方人員溜了，可是憤怒的工人，決心把厂方准备的扩厂建筑材料，搬到火烧場去，重修炮厂工人的宿舍。不得胜利，斗争决不停止！余新江攥起結实的拳头，在小圆桌上狠狠地一击，震得瓶里的腊梅紛紛飘落。

甫志高被他的情緒感染着，也很激动。虽然因为工作关系，他很少机会参加群众运动，然而对政治形势，仍是很了解的。

“是的。重庆的軍火工业，占蔣介石全部生产能力的百分之八十！他要当好运输大队长，补充美国装备的大量消耗，当然要抓重庆！”甫志高眼珠閃动着，显出一种少見的兴奋。“小余，你还記得嗎？去年春天，《新华日报》停刊时，吳老^①就憤慨地質問过敌人：‘你看，我們的对面，就是你們的兵工厂。数月以来，日日夜夜赶造軍火。請問这是干什么的？’美蔣反动派坚持內战，急于扩大軍火生产，已經到了不择手段的程度了！这一次，我們党必須领导工人斗争到底！”

“咱們重庆工人，不能拿自己清白的手，去給反动派当帮凶！”余新江大声說着，此刻他更加感到这次反对拆迁扩厂斗争的重大意义。“老許說，决定公开揭露敌人縱火的罪行，爭取各方面的正义声援；并且在全市各厂发动工人募捐，在敌人賠償損失以前，解决炮厂工人的生活困难……”

“捐款未到手以前，我可以先設法……”甫志高不待余新江說完，便毫不迟疑地打断了他的話。是啊，目前要維持几百戶工人的生活，不是容易的事情。而且，地下党經濟方面的某些支付，本来就是他責任范围以內的工作。

余新江直爽地点头，說出了当前需要的数目，又說：“老

① 吳玉章同志，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書記。

許講了，你墊的錢，以後由捐款中歸還。”

“沒有問題，這筆錢明天就可以給你。”雖然剛過了年關，金融界寸頭^①很緊，可是甫志高沒有強調困難，反而主動提出：“如果不够用，還可以設法多搞一點。”

他望着余新江的濃眉和雙眼，勸說道：“小余，你太疲倦了，休息一會兒，吃了飯再走。”他看看表，又補上一句：“我妻子買菜去了，就要回來的。”

他說，新年期間，他家的老媽子回鄉和家人團聚去了。這幾天，就由他夫婦倆，自己煮飯吃。

余新江沒有留意對方的關切。他不太愛講話，而且有一股除了工作，什麼也不注意的勁頭，只要有事，便連吃飯也忘記了。為了這，他的母親余大媽常常埋怨他不該糟蹋身體。老許也批評過他。可是這脾氣，不是容易改掉的。偏偏現在，他又裝了一腦子的工作，更顧不得吃飯睡覺了。其實，老許的脾氣也是這樣的。今早上，聽完余新江的匯報，連早飯也不吃，就趕到廠里去了；分手時還給他布置了許多工作。

“還有一件事情。”余新江忽然注視着甫志高說：“老許想在沙磁區設一處備用的聯絡站。”

這個想法是隨着沙磁區各廠工人運動的開展而來的。可是老許又不願讓這聯絡站和他分管的沙磁區委的其他工作混在一起，所以一直沒有決定把這任務交給誰。回憶着老許當時深思的神情，余新江說明意圖以後，他告訴甫志高：“聯絡站必須和群眾工作分開，所以準備交給你管；老許想征求你的同意。”

“江姐馬上要走了，區里有意要我兼管一部分學運咧！”

^① 指流動資金、貨幣。

甫志高矜持地笑了笑，不再多說，他毫无难色地接受了任务。不管作什么，增加工作，现在都是使他高兴的事。

“沙坪坝一带是文化区，搞个书店还合适。经济问题也好解决。不过，还差几个店员。”

“老许已考虑了联络站的工作人员。”

“誰？”

“陈松林。”余新江介绍说：“工人同志，我的好朋友。”

“那太好了！”甫志高问：“他多久来？”

“厂里的情况你知道……等几天才行。”

当他听到余新江说，老许原来考虑的也是开个书店时，他会心地微笑着，情绪更加兴奋了。余新江又说老许关照过，书店宜小，开成灰色的，不要卖进步书籍……

“是啊，是啊！前几年，我搞过联络站。”甫志高点头微笑，然后把话题一转：“小余，最近一期《挺进报》你读了嗎？”他顺手从口袋里摸出一卷粉红色的打字纸来，余新江来到以前，他在家正细心地反复研读这份地下党的秘密报纸。“毛主席写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文件太鼓舞人了！中国革命已经到了伟大的转折点，胜利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

甫志高挥动着手上的《挺进报》，从里面抖出一张写有密密字迹的纸头，流露出内心的激情。“这两天我一直在想：要怎样才无愧于伟大的时代？我们应该在群众运动中，在火热的斗争中，为党作出更多的贡献！一想到将来，我感到周身有用不完的力气……”

正说着，门铃忽然响了。他有把握地告诉余新江：“准是她买菜回来了。你知道她对你的印象很好嗎？工人，又会写诗——她读过《新华日报》上你的短诗，有几首的意境很使她激动！”

甫志高不讓匆匆想走的余新江站起来，坚决地说：“她很想見見你。她炒点小菜，你一定爱吃。天气这么冷，我不能讓你空着肚子，又冷又餓地为党工作！”說完，又热情地把从《挺进报》里抖出来的那张紙，塞到余新江手上，說明是他学习了那篇划时代的文件后，花了两个通宵写的一篇学习心得，准备交給地下党刊发表，要余新江看一看，提些意見。

这时，門鈴再次响了。甫志高这才笑嘻嘻地披上大衣，跨出了客厅。

沙坪坝正街上，新开了一家“沙坪書店”。

这家書店暂时还很小，卖些普通的書刊杂志，附带收購、寄卖各种旧教科書，顧客多是附近大、中学校的学生。

店員是个圓圓脸的小伙子，十八、九岁，矮篤篤的，长得很结实。他是从修配厂調出来的陈松林。离厂以后，便沒有回去过，誰也不知道他当了店員。初干这样的工作，他不习惯；脱离了厂里火热的斗争，更感到分外寂寞。他很关心炮厂的情况，却又无法打听，也不能随便去打听。偏偏这書店还只是一处备用的联络站，老許一次也沒有来过，所以他心里总感到自己給党做的工作太少。

書店是甫志高领导的，他仍旧在銀行作會計主任，兼着書店經理的名义。最近，他常到書店来，帮助业务不熟的陈松林。他的领导很具体，而且經驗丰富，办法又多，很快就博得陈松林对他的尊敬和信賴。

陈松林在这里沒有熟人，每到星期一，書店停业休假，他就到附近的重庆大学去。甫志高叫他送些上海、香港出版的刊物，給一个叫华为的学生。于是，他和华为成了每周都見面的朋友。

今天，又是休假日，陈松林換了身衣服，把两本香港出版的《群众》卷成筒，用报纸裹好，带在身边，鎖上店門，向重庆大学走去。

离开沙坪坝正街，轉向去重庆大学的街口，他看見沙磁医院对面的青年館，又五光十色地布置起来了，門口交叉地插着两面青天白日旗，一张紅紙海报上写明是請什么教授主講：“論讀書救国之真諦”，还注明会后放映电影。陈松林瞥了一眼，便走开了。

校区的路上，往常貼滿学生們出售衣物書籍的墙头，現在貼了許多布告，陈松林惊奇地发现，这些布告竟是号召同学，为炮厂工人募捐的！一张最大的紅紙通告上写着：“伸出同情的手来，支援飢寒交迫的工人兄弟！”还專門刊載了一篇通訊，介紹长江兵工厂炮厂工人，因为拒絕生产內战武器和拆迁住房扩大工厂，被特务匪徒縱火烧毁房屋的經過。可是这张通告被涂上了反动口号：“打倒赤化的医学院！”“造謠！”

旁边又貼了另一种标語：“保卫言論自由，反对內战！”

附近还有許多針鋒相对的标語口号，显示出不同势力間的激烈斗争。这和他刚才遇到的什么“真諦”之类的空泛演說，气氛大不相同。他还看見一些壁报，可是有的被撕破了，有的被肮脏的笔乱涂着：“奸匪言論”“侮辱總裁”“破坏政府威信”。給陈松林的印象最深的，是一张浆糊未干的《彗星报》，被撕得只剩下刊头画和半篇社論。社論的标题是：抗議扩大內战的阴谋。

陈松林听华为說过：重庆大学和其他学校一样，也在酝酿支援惨遭火灾的工人的斗争。誰想到，这一次来，学校里已經鬧得热火朝天了！陈松林分外兴奋地沿途观看，又看見一张醒目的通知：

重庆大学学生自治会特請長江兵工厂炮厂工人代表报告炮
厂惨案之真象 地点：学生公社 時間：星期一上午九時

旁边还有一张刚貼上的：

重庆大学三青团分团部教請侯方教授主讲：論讀警救国之
真諦 地点：沙坪坝青年館 時間：星期一上午八時半（会
后放映好萊塢七彩巨片：出水芙蓉）

“杂种，專門唱对台戏！”陈松林气冲冲地罵了一句。一
看就明白，三青团想用肉感电影来爭夺群众！对台戏，双包
案，自来是他們慣会用来魚目混珠的拿手好戏！

还有許多杂七杂八的招貼，一张法学院伙食团催繳伙
食費的通知也夹在中間，陈松林順眼看見“过期停伙！”几个
威胁性的字，繼續朝前走。

正当这时，远处传来一陣陣喧嘩，漸漸吸引了他。他順
路走了过去，林蔭深处，一群学生拥挤在訓导处門口。

成群的学生正从四面八方跑来，有的人还边跑边喊：
“同学们！同学们！快到訓导处来！……”

陈松林不覺加快了脚步，随着愈来愈多的学生，向密集
的人群走去。他到底不是重庆大学的学生，不象別人那样
急迫，許多从后面赶来的学生，互相詢問着出了什么事情，
都跑到他前面去了。等他赶到时，黑压压的人群已經在前
面堵成了一道人墙，把訓导处围得水泄不通了。他好象看
見，华为也在人丛中，直往前面挤，一晃就看不到了。

在最前面，一个清脆的声音，正在質問：“……同学们的
安全，到底有沒有保障？請問訓导长！……”陈松林觉得这
个女声很熟悉，一时又想不出說話的是誰。前面的人墙，使
矮篤篤的陈松林踮着脚尖，仍然什么也望不見，更沒法望見

那个正在說話的女学生。

“不要喧嘩！聚众要挾是不許可的。”一个故作鎮定的干涩的腔調，从訓导处里传来，截断了女学生的質問。“你們誰是代表？除了代表，都應該雅靜！”

“我是文学院的系代表！”那个女学生的嗓音又出現了。

“哪一系的？噯。你的学号？姓名？”

女学生并未被干癟的訓导长的追問吓住，声調清楚地回答了：“中文系一年級，我，我叫成瑤。”

“成瑤？”陈松林吃了一惊。她不就是修配厂成厂长的妹妹么？这个姑娘陈松林过去經常見到，也知道她在重庆大学讀書，但是在他的印象中，还只是个聪明活泼的小姑娘，也很少听见她提高嗓子講話。現在，她竟然做了学生代表，申述同學們的要求！

“她是我們系的代表，讓她講！同學們雅靜！”

“噓——”人丛中出現了一陣破坏者的噓声。

“噓什么？站出来讓大家看看你的嘴臉！”

“同學們，事情是这样的——”嘈杂声稍稍被压住，成瑤在众多同学的支持下，又繼續发言了。她的声音更加清脆而沉着。“昨晚上文学院召开系科代表会，討論支援炮厂惨案受难工人的各种提案，特务学生魏吉伯——”

“凭什么污蔑好人？”人丛中又有人大声質問：“你有什么証据？”

“不是軍統就是中統①！誰不知道那个魏吉伯！”有人大声駁斥。

“不准喧嘩！”房間里又冒出了訓导长冰冷的声音。“只有代表才能发言，庄严的学府，講話要有充分的根据！”

① 国民党中央調查統計局，簡称“中統”，成立于1929年，国民党的特务組織之一。

“我当然有根据！”成瑞的声音更激烈了。“特务分子魏吉伯妄想破坏会议，失败以后，今天早上，他正在开黑名单，被我们系的同学当场抓住；同学们请看，这就是证据！他亲手写的黑名单！从他身上还搜出警备司令部的秘密命令！”

大学生们被激怒了。顿时，象爆发的火山，狂烈地燃烧起来：

“不许特务横行。魏吉伯在哪里，给我拉出来！”这是一个瘦高的学生，穿着蓝布长袍，站在陈松林前面，愤怒地喊。

“魏吉伯在训导长办公室里，我们要求学校当局严肃处理！同学们，请听我念一下，这是给他的秘密命令和他开的黑名单……”

“公审，公审！把他的象照下来，让大家看看！”

“赞成！请法律系负责筹备公审！”

“同学们，不要感情冲动，请大家冷静，冷静！我们学术机关，西南的最高学府，既不能非法拘捕，更无权审判！”训导长冰冷而带焦灼的声音又出现了。

“请问训导长，开黑名单是非法还是合法？”

“训导长！啥子叫感情冲动？”又是那个穿蓝布长袍的瘦高个学生在喊，陈松林看见他满脸胀得通红，分外激动。

“同学们，堂堂学府，不容许特务横行。我们要求学校当局负责保证全校师生的安全！”

“赞成！赞成！”

就在这时候，一个人影悄悄地从训导处后面的窗口上跳出去，慌张地逃跑了。可是被人发觉，接着就有一阵喊声传来：

“魏吉伯跑了！”

“训导处放跑了特务！”

学生群众突然怒潮般的汹涌咆哮起来。

“跑得了特务跑不了训导长，我們向训导长要人！”

“把特务交出来！交出来！”陈松林不禁也随着学生大喊。

“同学们，抓住他！”尖锐的声音高喊着：“快，快点追呀！”喊叫的正是那个身穿蓝布长袍的高高瘦瘦的学生。他从人丛中冲了出来，激怒地撩起衣襟，第一个追向前去，立刻有成群的学生，应声跟着追去。那个穿蓝布长袍的瘦高个子跑得飞快，一直领先，而且距离被迫的人愈来愈近了。

哦，要抓住那个特务了！陈松林不禁兴奋起来，朝追趕者走过的路，快步走去。他和在场的学生一样，很想抓到那特务。

飞跑的特务一转弯，跑进树林深处去了。遥遥领先的那个瘦高个学生，正要转进树林，却摇晃了一下，撩起衣衫的双手突然抱着头，站住了，身子一软便扑倒在地上。

“这是怎么回事？”陈松林正在诧异，便听见人声喧嘩：“特务行凶！”“同学们，快去救人呀！”仔细一看，树林里，果然有人影窜动，接着又传来一阵汽车马达的响声，一辆吉普车，从林蔭深处冲出，载着逃跑的特务和几个行凶的家伙，绕过校园，飞快地消失在远方。这辆吉普车，开来不久，刚才在训导处门口，陈松林还听到汽车响声，不过他和那些激动的学生一样，都没有注意到这辆汽车和正在发展中的事件的关系。

“《彗星报》主编被打伤了！”旁边有人在回答别人的詢問：“我們法律系三年級的。”

《彗星报》？陈松林敏捷地想了一下，便記起来了，他刚来还见过那被坏蛋撕掉大半张的进步壁报。被打伤的那个穿蓝布长袍的瘦高学生，原来正是《彗星报》的主编。

受伤的人，被救回来了，石块打破了头，血流满面，一群人扶着他，不住地喊着：“黎紀綱，黎紀綱！”华为也跟在人丛中，他没看见陈松林，匆匆地跟那队沸腾的人群拥过去。

许多学生，再次聚集到训导处门口，大声叫喊着，要放跑特务的训导长出来答话。

愤怒的陈松林，什么也不想看了。绕过松林坡，逡直朝华为的宿舍走去。他对那个受了伤的，被叫作黎紀綱的学生，发生了强烈的好感和同情。